

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4屆(110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翁咏聖**

就讀系別：**公衛學院公衛系一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疫情之下的偽造出國旅行**

得獎感言：

很榮幸作品能獲得肯定！感謝
評審老師，以及那些在海島旅行
得以尋見的美好。

疫情之下的偽造出國旅行

公衛一 翁詠聖

「孤嶼澎湖近，晴霞返照時。秋高移絳樹，海晏捲朱旗。孫楚城頭賦，劉郎江上詩。淋漓五色筆，直欲補天虧。」

這是澎湖地景的第一道虹彩，收錄於清人高拱乾所著〈臺灣八景詩〉。《臺灣府志》乃歷代游宦、在地儒生與方志編纂者之集體鉅作。至康熙三十三年，分巡臺廈道高拱乾補纂《府志》，又添鑄〈臺灣八景詩〉，以文采墨影皴染風土民情。而這首〈西嶼落霞〉是〈臺灣八景詩〉唯一涉及澎湖群島的篇章，作者採用實虛互用筆法，以實物捕捉夕照的絢麗色澤，亦驅遣文人賦詩與神話素材，讓讀者耳目一新，窺探離島的神秘景致。

對於還未造訪澎湖的我，好奇索讀此作，心裡頭只盈滿無限的蘊藉與希望，更期盼有朝一日能親臨那樣的絕美時空。然而，純粹寫景的文字，畢竟是單一格調。為了尋覓較為細膩的解釋，離自己當下的心靈現場更逼近一步，我又再次翻閱〈蘭亭集序〉與〈岳陽樓記〉，從中汲取養分，以發掘自然景物如何昇華靈性。

「仰觀宇宙之大，俯察品類之盛，所以遊目騁懷，足以極視聽之娛，信可樂也。」永和九年，一群人走進暮春的浸禮。羲之年華正盛，英姿煥發，俯仰天地之間，只見蒼穹浩瀚無垠，萬物生機萌動。在風光旖旎的歲月裡，遇上最美好的人事物，那會是何等的幸福。

觀覽春天，固然一切繁花似錦，然而在體悟人生的侷限之後，心懷意念不免掀起狂瀾。人們往往懷抱熱情，為理想匍匐前進，

卻無從究詰機會與命運的底牌。面對死生界線，只能被動承接結果，不能避免的，是複雜、幽微的心性。人生一回無法複始，與春花一樣短暫，王羲之的敏銳感官，提前覺察了這點，以至於在萬象更新、百姓歡欣鼓舞的時令裡，他會發出喟嘆。

庚子年初，春瘟肆虐，二〇二〇又有許多人物提前自生命饗宴離席。當人類被迫封鎖在一個與死亡共處的極端裡，惶惶不可終日，便開始尋求防衛機制，以文化和知識交疊為碉壘，試圖避免脆弱的身軀受到傷害，卻又還是不斷地被剝奪、被擊打。因此，在「傷春」、「惜春」的惆悵情愫之外，我們似乎也不難認清到，春季更是殺機四伏，教人不可不防。當生命受到擾攘，每個人都渴求卸下重擔，讓靈魂獲致救贖。針對這些現象，古今人物皆為同感，難怪王羲之也有如此一說：「每覽昔人興感之由，若合一契。未嘗不臨文嗟悼，不能喻之於懷。」

記得高中最後一個學期，各國實施邊境封鎖，全球旅遊業已宣告停擺。我只能懷揣一枚浮動的夢，一廂情願地想像，在畢業之後，將會赴南美國度，感受青春以最放蕩不羈的姿態，在浪潮澎湃的日子裡揚帆啟航。那時候，我和同窗好友正著手規劃春假旅遊，但經費有限，最多也不過找到機場邊緣的一處花園，舉辦些老掉牙的團康遊戲。當乏味的時候，彼此便坐看飛機起降，一解乾癮。

某天午後，我從一本不曉得從哪邊找來的雜誌，邂逅了鏡頭下所承載的澎湖秘境。我的眼角，落在影像裡的哪一處景深，就決定了追索一片美麗海灣的方向，而那座大洋，彷彿就是心之所在，青春的聖殿。在那最貼近天堂的彼方，時有流轉的音符，以及那些最熟悉的文字湧現：陽光、沙灘、海浪與仙人掌。生猛豔烈的島嶼寫照，全都收攝於我的心底，一下子被我狠狠挖掘，移花接

木，成了偽造出國的腳本……

春夏沖融，海天一色，倘若乘噴射客機初抵澎湖，必然會有置身異國的錯覺。在那裡，我想要慵懶地過日子，閒來無事就來到港邊，浸淫在輕柔的海風之中，任憑衣衫鼓蕩。一面啜飲酒精，大啖海味，佐以當地盛產的仙人掌冰，自己更能將靈魂安放於另一個時空，與瑣事隔絕。不過青春啊，浪跡萬里天涯，一下就醉了！如同眼前的白沙，它正以純淨無瑕的樣態接觸整座未知宇宙。

旅途上，雖不見邊防關口，但日光炙熱，早已在我的體膚燙印了入境戳記。由於紫外線的緣故，我開始認知到一股屬於「痛」快的能量，從生命內裡不斷奔流出來。或許那是一種稱作「病識」的感受，然而當我面朝大海，讓幾口褥熱、鹹濕的空氣飽張於肺葉，我卻絲毫察覺不到負擔，甚至以為人生能自此天寬地闊任遨遊。

初訪菊島，若有機會爭睹海上花火，我也願意鑽進人群，在迂迴狹窄的甬道裡迷眩流連。當下，我滿懷期待，彷彿心中存在著搖曳欲滅的篝火，突然再度被點燃一般。每每我抬起頭來，去仰望夜空中發亮的那些火光，我能再次拾掇時光的殘片，尋索記憶裡的繁華靡麗。無須透過言說，在煙花綻放的瞬間，我足以感受到物事被成就的喜悅，以及那一份溫熱的、永恆的，自身被天地寬慰的祝福。

所謂「腦補」的旅行經驗，就這樣完成了。一項美好的收穫，正隱藏在微風之中。我不禁想起〈岳陽樓記〉的創作背景：范仲淹那時在河南鄧州擔任知州，對巴陵勝狀、岳陽大觀的生動臨摹，乃憑藉前人之述，以及好友滕宗諒所奉上的「洞庭晚秋圖」，加以臆想。但神遊千里之外，既已心歷其境，又何須身臨現場？何況〈岳陽樓記〉堪作千古名篇，重點在於仲淹筆鋒急轉，寫遷客騷

人之悲喜，以映襯自我的人生哲學，更藉此闡明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深遠抱負。

後來歸返校園，我拿著〈西嶼落霞〉與那些攝影寫真，以及寫好的「偽出國遊記」，不無得意地向好友分享。那天，還在與「指考」肉身搏鬥的同學A，喝得酩酊爛醉。不知是中樞因酒精麻痺，還是思緒劇烈翻騰所致，A說碧海藍天在他暈眩的腦海裡瘋狂打轉。他指著文字，以一種自勝者的風範高聲宣告：「你看！我們的眼前就只有一個未來，亮麗的她正在無止境地舒展開來！」剎那間，體制被一一衝撞，沒有功成名就，僅存在嘹亮的笑聲。這種單純到極致的狀態，令我痴狂不已，深覺這就是最美好的畢業祝福。

我曾以為，來的及與來不及，常是一體兩面：選擇完成了甚麼，意味著自己無從在對的時刻，去追索逝去的他端。然而，我從另一位朋友B的身上看見了另類物語，迫使我願意去相信，物事抵擋的姿態越是堅固，人類越容易有更龐大的渴望湧現出來。進入高中之後，我學會所謂的機會成本，不過「魚與熊掌不可兼得」的概念，在B眼中，或許總是個與現實相反的假設。

在迴廊上，還有同學C逡巡著。我永遠不能忘記，一日中堂下課，教室裡眾聲嘈雜，一群同學圍繞牆角暗語竊笑。最初，我還以為他們是在聊那些流傳在高中臭男生之間，夜半情慾洩漏的美麗禁忌。漸漸地，我才明白，那些話語背後其實是C被逐出家門的辛酸。C斷然放棄家人一手為他打造的理想進程，不願駐留於這座島嶼，繼續升學、習醫、磨練琴藝，反而執意赴美，攻讀考古。不幸的是，C始終與家人僵持不下，仍以數場慘烈的家庭革命告終。

面對C宛如恆星迸發的傲氣，不停地膨

脹、擴大到無從想像的境界，接著迅速的瓦解、崩壞，身為旁觀者的我，還能奢求什麼更好的恩賜？我只明白，C 赤手空拳，企圖攀及一個靈魂嚮往的高度，在那裡，他會鏤刻種種屬於自己的偉大。C 試圖保有一份天真爛漫，對無法迴避，甚至是不願嚥下的命運，掌握著叱吒風雲的勇敢。然而，說到底，面對終期於盡的生命關口，他無法永遠夢遊著，而世界似乎也不存在什麼事情，是一個人得以貪享而無所畏懼的。

疫情嚴峻，我無法遠遊異鄉，卻得以走進他人的生命園林，摸索那些爆發於青春歲月的巔峰經驗。有故事的前身，猶如孤寂的琥珀，被封存在松香裡。當人與人有了交流，基因啟動解碼，一顆平凡而渺小的塵，霎時幻化為眾生相裡的兩道飛秒光跡，疾速地衝撞、穿透、折返、迴盪，最終在對方的記憶裡匯聚成像。在這之間，各自只不過是依仗一線希望指引，傻傻地在時空的荒野裡，做著生而自由的美夢。在夢中，我們堅強、璀璨，沒有誰願意提前醒來。

真的，一個都沒有。



得獎作品：
疫情之下的偽造出國旅行

評審賞析：

這篇散文有一個充滿趣味的題目，但卻是符合疫情時代的生活經驗。作者文筆老練，文字質感不錯，寫澎湖的偽旅遊經歷裡的風景、人事。文章處處可見引經據典的套路，但又見奔放自然的文字衝撞。與古人的對話與處於疫病的智慧鋪陳於字裡行間，同時帶到好友們的青春心事，頗有野心。整體而言，此文算是有趣的偽旅遊記敘文，寫景、寫情、寫人生感觸。

